

## 论衡

← (上接5版)

的互动问题。我想简单谈一下我所认为的全球城市的三大特征,未来中国的全球城市也一定有这三大特征。第一,坚持全球区域的观念不动摇。城市发展背后必然需要依靠区域的完整支撑,这样的城市才能越发展,越强大。第二,全球城市的生命力一定是多元的。尤其对活跃的青年而言,多元文化构成了青年交往的要素之一。对上海而言,首先要让全国的青年、全世界的青年能够在这里充分交往,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为有才华的青年提供发展机会,使他们能够在这座城市施展才华。第三,今天谈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建设,要关注的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建设,还要更加注重区域的环境和生态建设。越是健康美好的生态环境,越能吸引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所以我要强调的是生态环境的提升。区域环境、活力、青年人才,这是我的关注点。

### 上海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与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权衡:吴教授从全球区域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全球城市的理解,特别想提一句,上海为什么现在提出全球城市的规划之后,迅速推进的一件事情就是加快长三角一体化。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就目前发展阶段而言,也确实需要思考城市和区域的关系。

下面我们请上海财经大学的蒋传海教授发言,蒋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信息经济学,以及竞争政策和创新政策研究,最近这几年他也在做城市创新研究。

蒋传海:谢谢主持人和各位专家、学者,非常荣幸来参加这次会议。2015年,上海市府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上海财经大学开展面向未来30年的战略研究,这个课题是由我来牵头的,我们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视角切入,主要研究和预测未来30年上海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并形成了一个总报告。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就这个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向各位做一个简单介绍。

首先,什么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研究的视角?这主要是考虑

到全球城市与全球资源配置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全球城市的本质就是提供各类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平台,使不同要素通过高效率的组织,扩散到全球,产生集聚和辐射效应。基于全球城市的理论,包括萨森教授的理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内涵,就在于世界网络中城市网络节点的活跃度,在于以供给专业化知识和生产服务业为实现方式的、对流动性的资源与要素行使跨界配置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了五个方面特性。一是市场性,它是全球指向的。二是实体性,全球城市应该是一个区域性的战略场所。三是组织性,有没有微观主体的跨国经营

征,分别是:中心功能的综合化和复合化;流量高效,循环增值,有一种开放的回路;有高度重叠而有序的空间关系。通过这三方面特征,结合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全球城市是集合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特征的城市类型,包括门户城市、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专业化制造业中心、科技与创新城市等。因此它的评价维度,也即一级指标包括了资本要素的配置能力、创新资源的配置力、信息资源的配置力和文化资源的配置力。当然,全球资源配置不仅仅是要素配置,还要有一些制度方面的考量,所以我们又添加了一个发展与制度的保障力。这样就构建了五个一级指标,

排在第二位,这主要是因为上海作为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得比较迅速,而金融要素的配置力发展则相对滞后。第二个方面,从创新资源配置力来看,上海位于中间水平,排在第三位,上海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主体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第三个方面,从信息资源配置力来看,上海就比较弱了,排在最后一位,其中媒介资源和民间资源的配置力是严重滞后的。第四个方面是文化配置力,上海和其他四个城市比,差距就非常大了。第五方面,从发展和制度保障力的配置来看,上海的人力资本和制度环境的水平也比较滞后。这是一个大致结果。

果提出了上海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战略重点、政策建议。提升上海全球资源配置不能光看机遇,我们还看到它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动力机制现在衰竭,二是缺乏具有全球联系的本土跨国企业,三是城市的主流文化趋于模糊,四是城市治理碎片化,五是生态环境的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挑战面前,我们提出未来上海提升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重点是七个维度:第一,要坚持内向度与外向度并举,发挥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的作用,从两个界面拓展全球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二是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并重,双轮驱动,功能性机构契据,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三是构建创新的生态体系,加强创新要素的集聚;四是拓展城市的社会资本,服务于国家治理地位的提升,提高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五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推动城市创新创意人才的崛起;六是以系统化、法治化的思维来提高公共政策对全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的支撑保障作用;七是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权衡:谢谢蒋教授,这是当时我们做全球城市系列研究时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通过指标体系、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些结论和判断。我记得当时牵头做的是一个子课题“全球城市财富管理和运营中心”,这个课题做下来的结论是比较悲观的。悲观在哪里?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创新驱动的环节,直接走向财富管理运营中心(也就是财富驱动),那么这个城市的泡沫会越来越多,城市便开始走向衰落、衰竭。所以这个研究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上海不能太早走财富管理运营中心的道路,而应该思考,在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的同时,上海的创新驱动能力能不能提升。有了创新驱动,再加上财富管理运营,这就是财富驱动和创新驱动双轮驱动,只有这样,这个城市才有活力。如果我们单一地把金融中心理解为财富驱动,那么可能就是财富的泡沫。我们看到,国际上很多城市早期就是这样由盛转衰。

最后我们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发言。最近几年他也特别注重经济学决策咨询的运用,大家欢迎。



百老汇夜景

均资料图片

活动。四是功能,是否有金融、航运等专业服务,是否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五是贸易的自由化、营商环境等各个方面是否有卓越的能力。这些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内涵。

选择这个视角切入主要是考虑到,随着全球城市网络格局和等级体系的不断清晰,全球城市相对于非全球城市的地位变化体现为它拥有了战略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掌握这样一种能力,全球城市的地位才能凸显出来。所以,面向未来30年,我们如何判断全球城市发展的大势,如何把握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演化的规律,更好地推动上海的创新转型发展,促进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这就是我们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视角来切入研究的原因。

既然是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来进行研究,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指标体系,来评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这一指标体系的主要依据是三个特

连同17个二级指标和73个观测指标,最终形成了一个评价指标体系。

然后,我们根据评价指标的体系对标了四个城市,把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作为上海的对标城市,收集了从2004年到2013年的数据,来测算这5个城市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综合测评的结果,这5个城市可以分为三个梯队,巴黎、纽约处于第一梯队,这两个城市差不多,伦敦、东京是第二梯队,上海虽然上升幅度比较大,但是得分是排在最后的,位居第三梯队。从收集到的2004年到2013年的这些数据来看,上海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与世界公认的四大全球城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根据我们的计算,巴黎得分是27.05,而上海只有14.14,差距还比较大。这是一个总体的评价。如果对五个一级指标分别对标进行评价,从对标的结果来看,第一方面,资本要素配置能力,上海在五个城市当中

我们又对今后30年全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进行了一个预测分析,主要是对接上海“卓越全球城市”这样一个战略定位,我们把五个城市放在一起观照。我们发现,尽管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重心向东转移,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力与四大全球城市的差距呈不断缩小的趋势,但是由于四个城市起步较早,发展历史悠久,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已经形成体系,虽然它们的上升动力比上海弱,但是总体的走势仍然领先于上海。也就是说,2050年五个全球城市配置力的预测中,上海仍然是排在最后一位。我们感觉到这种预测法有它的局限,便使用情景分析的方法进行了补充,按照基准情形、乐观情形、悲观情形进行预测。在乐观情形下,我们发现上海差不多到2042年,能在这五个城市当中排得比较靠前。

最后,我们根据分析的结

(下转7版) ➡